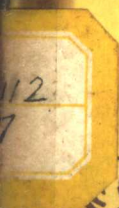


278679



检查工作的跃进之声

郁隄、魏陶等著



检察工作跃进之声

郁 隄 等著
魏 陶

法律出版社

1960年·北京

检察工作跃进之声

郁 隧 等著
魏 陶

法律出版社出版 (北京东城区十二条老君堂9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66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

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32开 3 12/16印张·91,000字

1960年11月第1版

1960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00,001—12,000 定价:(7) 0.42元

统一书号:6004·339

目 录

决不放縱一个坏人

——記趙永洪破獲一起十年杀人悬案的經過——……郁 颢 1

盜賊是誰

——記蔣健華破獲一起盜竊案的經過——……魏 陶 11

繩、木棍和凶手

——記宋士元偵查一件凶杀案的經過——……皖 江 19

揭开王大妹失踪之謎……貴 會 25

終于得到正确裁判……新 烏 33

* * * *

才秀英勇追歼土匪記……海 兴 42

刘生权纵崖擒匪首……張忠海 48

戳穿“鞋匠”的画皮

——記罗位海捕獲一个逃犯的經過——……江 川 52

* * * *

一个身殘志不殘的人……魯 泰 57

他在大跃进声中……張維濟 63

优秀的女檢察員……曾龍躍 69

从汽車司机到办案能手……羊 城 75

人民的好勤務員……田 向 80

出色的通訊員小陈……建 浦 86

亚光二社紅旗飄

——記張學倫改造落后社的經過—— 东 光 91

水庫上的檢察員 南 定 97

* * * *

在征服常家山的战斗中 晋 泉 106

到樂家屯搶險 宁 安 111

决不放縱一个坏人

——記趙永洪破獲一起十年殺人懸案的經過——

郝 隄

在1957年12月的一個深夜，人們都已入了甜蜜的夢鄉。但是湖北省鄖縣人民檢察院的一個辦公室里，燈光還是十分明亮。一個不滿二十四歲、面色微黑的青年人，獨個兒坐在桌前，仔細地翻閱擺在桌上的卷宗。一篇、兩篇，他從頭至尾反復地看了幾遍以後，把卷宗夾子合起來，兩手撐住前額，一會兒就沉浸在深思里。

這個青年人，叫趙永洪，是鄖縣人民檢察院的書記員。他出生在一个貧農家里，上過四年學。以後一直隨父母種地。因為他在土地改革和農業合作化運動中，都表現得很積極，1951年被調到區里工作，1956年調到縣人民檢察院。今天，檢察長交給他一項任務，要他去偵破十年前發生的一件凶殺案。

這個案子的情況是这样的：1948年2月16日的深夜，這還是解放前夕，在鄖縣境內，同河南省交界的白土坡村，農民李茂喜一家四口被凶殺，財產被搶劫。案件發生後，有人傳說這是搶劫，是當地國民黨土匪李生牛作的。因當時夜壺隊（這是當地農民對國民黨土匪的稱呼）到處騷亂，沒有人敢出頭追究。解放初期，李生牛因罪大惡極已被我政府鎮壓，因此，也沒人再重提此事。但是，到了1953年，就有一些羣眾反映，這個案子不一定是李生牛作的。他們認為，土匪搶劫一定要見財起意，而李茂喜是個遠近聞名的窮戶，沒有什麼貴重財物可搶。如果

是报复凶杀，李生牛同李茂喜又没有什么冤仇。据此，区、乡公安治保干部先后在 1953 年和 1955 年作了两次调查。因未发现新的犯罪线索，同时考虑到李生牛是个惯匪，经常任意杀人，作案也有可能，就暂时停止了调查。

1956 年，郧县人民检察院突然接到苦主嫂嫂的控告，说这个案子可能是当地农民李生香作的。她提出的根据是：解放前，李生香一贯小偷小摸，因有一次偷李茂喜家的红薯和柴火，给李茂喜扭送到伪甲长那里，他可能因此怀恨在心，报复凶杀。当时检察长派检察员王新春同志去侦查。王新春在侦查中，群众向他反映说：李生香作案根据不足，李生香同李茂喜曾有过这么一次纠纷，但这终究是件小事，而且在这次纠纷后两家关系仍然很和睦，李生香决不会下这个毒手。王新春认为群众的眼光很有道理。他从进一步侦查中证实，李生香作案的可能性很小。

作案人不是李生香，那么凶手究竟是谁呢？不久，王新春又找到一个新的线索：解放前同李茂喜的隔壁邻居，解放后搬到十五里以外高沟村去住的李生安同他的弟弟李生显，在抗战末期，曾为一件盗窃案同李茂喜发生过激烈争吵。此后，两家就象冤家对头一样，誓不两立。王新春考虑凶杀案可能同这起盗窃案有关。他认为弄清这起盗窃案，就有可能查清凶杀案。但是在侦查中，群众对这起盗窃案的内情都称说不了解。只反映出，在鬼子投降后，这个案子曾由伪乡、保人员作过调解。然而主持调解的伪乡公所经济股主任谢文德和伪保长都已相继亡故，无法查对。

再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，案情没有新的发展，王新春因有别的紧急任务，也暂时停止了侦查。

现在，检察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赵永洪，他面对着这一堆复杂的案卷材料，并回忆白天王新春同志所介绍的全部案情和侦查过程，对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：人家王新春的侦查经验那样丰富，还没有能够破案，我这个干检察工作只不过一年多

点，而且沒有做过偵查工作的人，难道能够破得了案嗎？他轉念又想，这是党交給的任务，就應該坚决去完成。于是，他又重新翻开桌上的案卷。

“既然李生香作案沒有可能，为什么苦主的嫂嫂要告发李生香？”赵永洪一面翻着案卷，一面这样考虑：“凶杀案同盜窃案有关。”赵永洪默默地点着头，他認為王新春的判断是有根据的。接着他翻到王新春在偵查中詢問羣众的一个笔录材料，上面写着：解放后李生显对李茂喜过繼給嫂嫂的儿子态度很坏，經常辱罵，好象有难解的冤仇；李生安态度却相反，曾送給李茂喜嫂嫂价值五十元的一副棺材材料，和一口大肥猪，并把自己的小姨子許配給李茂喜过繼給嫂嫂的儿子。赵永洪看完笔录，心里在想：李生安在李茂喜被凶杀前，对李茂喜象冤家对头，而在被凶杀后，特別是解放后，对李茂喜的亲属为什么反而好起来呢？在农村，五十元的棺材材料，另加一口大肥猪，这不是一份很小的礼物，沒有特殊关系是不会送的。他把这件事同李茂喜嫂嫂的控告联系起来分析，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：莫非凶犯就是李生安？是否他用送礼的手法收买李茂喜的嫂嫂？李茂喜嫂嫂控告李生香是否也是李生安所慫恿，以此轉移視線？他在經過这样反复考虑之后，觉得要进一步偵查这个案子，應該从这里入手。同时他判断李茂喜嫂嫂可能知道这中間的情节，因此他决定首先去詢問李茂喜的嫂嫂。

赵永洪考虑到这里，觉得有些眉目了，心里頓時感到輕松。这时，东方已經发白了。他就揸起背包，携带着卷宗，离开了县城，經過两天時間，徒步走了二百二十里路，經過乡的党支部和乡人委的介紹，来到白土坡这个偏僻的山村。

赵永洪一到白土坡，同村干部联系后，就去找李茂喜的嫂嫂。这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大娘，当赵永洪走进她的屋子的时候，她用十分惊异的眼光看着他。

“老大娘，我是县检察院来的。”

“检察院……”老大娘显得更加惊慌。

“是的，我是来了解茂喜被杀的事。”

“唔……。”

“李生香不承认茂喜是他杀的。”

“是谁杀的我也拿不准。茂喜生前同李生香吵过嘴，也许他们有仇。”老大娘象背书一样，讲起来很不自然。

“茂喜同李生安也吵过嘴是不是？”赵永洪问。

“那已年长日久了，谁是谁非咱也弄不清。”老大娘简直不想回答。赵永洪再问她，还是那么几句话。赵永洪看看谈不下去了，就从李茂喜嫂嫂家里退了出来，揩起背包又跑了十多里路，来到乡人委所在地——寨湾，他在乡人委住了下来。

这天夜里，天下着濛濛细雨，西北风呼啸着。赵永洪躺在乡人委一间矮小楼房里的木床上，翻来复去，再也不能入睡。他想起几个小时前同李茂喜嫂嫂的一番谈话，不禁使自己大失所望。在沒有掌握确凿证据之前，不能质问李生安，李茂喜嫂嫂又守口如瓶，因而他觉得他所找到的唯一线索中断了。怎样进一步开展侦查？怎样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呢？他想来想去，得不到解答。突然他感到一阵头晕，浑身热辣辣的。他用手摸摸自己的前额，不禁失声：“是发烧了。”这时天色大亮了，他想翻身起来，但是好象一块千斤大石压住他，身不由主。他想，工作沒有丝毫进展，就病在这里象话吗？“不能！”赵永洪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是个共产党员，这正是考验自己党性的时候。”于是，他鼓足自己的力气，一跃而起。当他穿好衣服走下床来的时候，眼前又是一阵昏暗，他随手拿起一条湿毛巾，按住自己的前额。过了一会，他感到清醒了，就走到乡支书的卧室。他把昨天询问李茂喜嫂嫂的情形，一五一十向乡支书作了汇报。

“李茂喜的嫂嫂不说，还可能有别的人知道。”乡支书说：“不过，这事不能过于心急。最好你住到白土坡，同羣众搞好关系，也许你可能发现更多的线索。”

乡支书的这番话，使赵永洪顿开茅塞。他想，没有摸清李茂喜嫂嫂的心境，就去询问，真是太冒失了。他表示坚决按照乡支书的指示去做，住到白土坡去。

“那里的生产队长黄金跃，是个共产党员，政治上可靠，你就住在他家里，有事可以同他商量商量。”乡支书接着又说。

“好吧！”赵永洪站起身来，正待走出去，忽然他又感到一阵头晕，有些站立不稳。乡支书一眼瞥见他脸色苍白，忙把他扶住，让他坐下。

“你病了，还是休息一下吧！病好了再去。”乡支书说。

“不要紧，偶然受了点凉，有点感冒，马上会好的。”赵永洪说着蓦然站起来，拍拍自己的胸脯。

外面的雨已经停了，但北风依然呼啸着，赵永洪沿着泥濘的山坡，一步一滑地回到白土坡，来到黄金跃的家中。

晚饭过后，他同黄金跃一起研究，看看还有什么人会了解这个盗窃案的内情。黄金跃把全村的人都挨户数了一遍，突然他兴奋地站起来说：“嗨，有了，住在村东头的生产队员黄魁斗，解放前曾当过伪甲长，在李茂喜同李生安吵嘴的时候，说不定他也会参加过‘调解’，不过，这个人胆小怕事，从来也不同人家谈起此事。”赵永洪听后，也乐了。

第二天白土坡的生产队员都上坡锄麦地，赵永洪也跟着上坡锄麦地，他挨着黄魁斗，两个人一边锄地，一边攀谈起来。

“老大伯，你家几口人？”

“三口人，老伴已经死了，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媳妇。”

“生活过得怎样？”

“你看，我们三口都是全劳动力。”黄魁斗指着在另一个坡上锄地的儿子和媳妇，兴奋地说：“分的粮食吃不完，比解放前的日子好过多了。”

“你看这地里的麦子同解放前比较长的怎样？”赵永洪问。

“那还用比。解放前穿吃都发愁，种起庄稼来要种籽没种

籽，要肥料沒肥料，还能长好！現在可不同了，要啥有啥。”

“对，种庄稼沒肥料种籽可不行。”

“看你种地还是个內行。”黄魁斗看着赵永洪熟練的鋤地操作这样說。

“我也是个庄稼汉出身，干农活儿样样都行。”赵永洪笑着回答。

这样，一天，两天，赵永洪同黄魁斗关系越来越密切。

又一天，赵永洪同黄魁斗一起，在另一块坡地上施肥。

“黄大伯，解放前你庄上的李茂喜同高沟村的李生安鬧得很不和睦是不是？”赵永洪这样問黄魁斗。

“那已是十多年的事了，听说上次政府派人来調查过。赵同志，政府还会办这件事嗎？”黄魁斗反过来問赵永洪。

“人民政府就是替人民办事的，人民有事就得办呀！”赵永洪笑着对他說。

“对，几年来，人民政府給人民不知办了多少好事！”黄魁斗若有所悟地感慨地說：“赵同志，我就把茂喜同生安爭吵的事說給你听听吧！茂喜同生安是叔侄，过去是隔壁邻居。还是在1945年2月，鬼子占領了我們邻县——河南省淅川县城，住在淅川县清泉村的李生安岳父同邻居，害怕日寇搶掠，把一些貴重的衣物手飾寄藏到李生安家的地窖中。以后不久，白土坡也受到鬼子的威胁，白土坡除五十岁开外的老年人，全部逃到二十里外的桃堽村。就在这个混乱的时候，寄藏在李生安家地窖里的全部財物，被盜窃一空。生安硬說是茂喜偷的，茂喜死不承認。以后鬼子退了，生安的岳父和邻居追要东西，曾到伪乡公所調解几次。”

“怎样調解的？”赵永洪插問了一声。

“有次伪乡公所調解，伪保长也把我拉了去。当时李生安一口咬定是茂喜偷的。茂喜什么多話也沒說，只說了一声：东西是我偷的，布袋为啥在你手里。李生安馬上脸就紅了，伪乡公

所經濟股主任也立即宣布不調解了，以後這件事一直擱下來。”

“看样子李生安有什么把柄落在茂喜手里。”黃魁斗沉吟了一会接着說。

“茂喜为什么不当場揭開呢？”趙永洪問。

“哎呀，趙同志，李生安同偽鄉保人員關係密切，誰敢惹他，茂喜是個老實人，見着人話也不多說，要當場揭開，不是自討苦吃。”黃魁斗這樣解釋。接着他又壓低喉嚨，輕聲地說：“茂喜被殺，同這件事很有關係。我在浙川財神廟有一個親戚，曾經告訴我，說他的鄰居王來生曾參加殺害茂喜一家。我問他怎麼知道的，他說王來生因沒有分到贓物，心裏不滿，在一次閑聊中沖口談出來的。當時王來生還說他上了李生安的當。”

“這樣一件殺人的事，王來生怎麼敢公開同人講呢？”趙永洪這樣問黃魁斗。

“老弟，你可不知道，那個時候是土匪當道，國民黨政府同土匪是一鼻孔出氣，他還怕什麼。”黃魁斗把一把灰肥撒在麥壟里，接着說：“趙同志，這件事壓在我心眼里十多年了，一直不敢說。”

“那你怕什麼呢？”

“人家李生安門路大，解放後又靠攏人民政府，成了積極分子，說了出來，還不知政府相信不相信？這幾天，我看你人挺和氣，辦事認真，你問起了，所以才敢同你說說。”

“黃大伯，你發現壞人坏事，儘管大胆檢舉揭發，人民政府決不會放縱一個壞人。”趙永洪聽完了黃魁斗的話，這樣解釋着。同時，他的心裏簡直開了花。到了天黑，他同黃魁斗撒完了肥，馬上回到黃金跃家裏，打起背包，連夜翻過大山，跑了三十多里路，趕到浙川財神廟，通過當地黨組織，訪問了黃魁斗的親戚，訊問了王來生。在當地黨組織對王來生進行教育和启发下，王來生供認了凶殺案的全部過程。王來生供認說：

“在作案前幾天，李生安的弟弟李生显，到浙川張家灣找慣匪。

头子张三喜，說李茂喜家来了个东乡客人，带了一批烟土，要张三喜带人去行劫。2月16日夜，张三喜从浙川带了三个人，张来安(住张家湾)、李生煥(住清泉)和我，到了白土坡，同李生安兄弟会合。我們一共有三根枪，把李茂喜家的門打开后，李生安进門一枪就把李茂喜打死，其他人要叫喊，我們也就一枪一个，結果了他們的性命。当时搶得土布十一疋，棉被一条和一些稻谷，除有一条棉被分給李生煥，其余脏物都給张三喜独吞了。当时因沒有搶到烟土，张三喜抱怨李生安，为此，李生安还請了一席酒，并送給张三喜五十元。”

“为啥李生安要騙你們去搶劫并杀害李茂喜？”赵永洪問。

“这就說不上来了。据說李茂喜搶了李生安一条布袋不还，李生安很恼火。不过，只是当时李生安露了这么一句，里头还有什么文章，就搞不清了。”王来生說。

“布袋呢？”赵永洪問。

“李生安本来想拿回这个口袋，因为当时很慌乱，沒有找到。”王来生答。

赵永洪在取得王来生的口供以后，又去到清泉、张家湾訊問其他同案犯。这些同案犯的供詞，同王来生的供詞完全一致。同时还在李生煥家里找出仍沾有血痕的棉絮。

赵永洪回到白土坡。他認為布袋是破获盜竊案的一件重要脏証，必須要找到那条布袋。这时，李茂喜的房子已給李茂喜嫂嫂居住了。他認為要找到这条布袋还應該去詢問李茂喜的嫂嫂。

“老大娘，茂喜被杀害的案子破了。”赵永洪一走进李茂喜嫂嫂的門就这样說。

“是誰杀的呀！”李茂喜嫂嫂十分惊讶地說。

“李生安。”

“李生安！”

“是的，是李生安杀了他一家。”

“他能干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来！”

“李茂喜生前是不是有一条布袋？”赵永洪問道。

“有一条布袋，藏在西屋的夹墙里。”李茂喜的嫂嫂帶他进了西屋，并拿下两块砖，从墙洞里取出那条布袋。她說：“茂喜生前告訴我，墙里藏着这条布袋，說是要同李生安評評理。茂喜死后李生安几次来向我要这条布袋，我都推說不知道。开始，李生安經常威胁我，叫我不要說出去，不要告訴我的小子（按指李茂喜过繼給她的儿子），如果說出去，就要宰掉我。解放以后，李生安忽然又特別照顧我，送給我东西，想来他是要堵住我的嘴。”

赵永洪将已經查实的材料，向检察长作了报告，經检察长批准，将李生安逮捕归案。

“李生安，你說說李茂喜是怎样被杀害的？”赵永洪在审訊的时候問。

“哦，那我可不知道！”李生安狡詐地回答。

“你同他是隔壁邻居，應該知道！”赵永洪說。

“我也只是听人傳說，以前听說是李生牛搶劫他东西杀了他，以后又听說李生香同他有仇报复他，究竟誰杀的我也弄不清。赵同志，我們虽是隔壁邻居，但大家都知道我們不大和睦，平常来往很少。”李生安显得很鎮靜。

“张三喜供訊这个案子同你有关。”赵永洪冷笑了下，严肃地說。

“张三喜……”李生安頓時脸色蒼白，汗珠从額上直流下来。在确凿的人証物証面前，他不得不全部供訊了杀害李茂喜的罪行。

“你伤天害理，自己杀害了茂喜，为啥还要我去誣告生香！”李茂喜的嫂嫂从审訊室的隔屋，一把鼻涕，一把眼泪地跑出来。

李生安低头不語，赵永洪要他回答。他供訊：在杀害李茂喜以后，为了轉移視綫，他曾故意散布这个案子是李生牛作

的；以后，特别是在李生牛被镇压以后，许多人議論这个案子，不象是李生牛作的，并且政府又追查得很紧，他就来个先发制人，把这个罪責轉嫁到李生香身上。

“这条布袋是誰的？”赵永洪指着从李茂喜的嫂嫂那里拿出来的那条布袋問。

“不知道！”李生安偷看了一眼，然后伪装鎮靜地回答。

“那年我把东西藏到你家地窖里，就是用这条口袋装的，你还不知道嗎？”李生安的岳父駁斥他說。

“就是那条布袋嗎？哦，不提我倒忘了。那时地窖里的东西給茂喜叔偷去了，这条布袋大概落在他手里。”李生安強装鎮靜地站起来看看布袋，然后又拍拍脑袋說。

“胡說八道，那天伪乡公所調解，茂喜說得明明白白，布袋是从你手里夺来的。”黄魁斗激憤地說。

“你說东西是茂喜叔偷的，为啥天天向我追要布袋？！”李茂喜的嫂嫂反問了一句。

“那天你邀我們去搶劫李茂喜家，你还說过茂喜搶了你的布袋。”王来生也在一边作証。

“李生安，你快回答他們的問題。”赵永洪很严厉地說。

“是我該死，地窖里的东西是我偷的。因为茂喜叔帮助搬运了一下，我就一口栽在茂喜叔身上。誰知道我父亲用这条布袋装粮食，給茂喜叔訊出来了，一手給他搶去。本来我給伪乡公所經濟股主任謝文德和伪保长行了賄，要他們压一压茂喜叔。但是把柄落在茂喜叔手里。以后我怕事发不好办，就生了杀人灭口的念头，用搶劫烟客为名，約請张三喜来作了这个案子。”

这是在赵永洪接受偵查任务以后的第十三天，他全部証實了自己的判断：凶杀案和盜窃案有关；凶犯就是李生安；李生安送禮就是为收买李茂喜的嫂嫂；李茂喜嫂嫂告发李生香，正是李生安为轉移視錢而懲愚她的。赵永洪以十三天破获这一起

十年杀人悬案的基本經驗是什么呢？坚决听党的話，坚决执行了乡支部書記的指示；坚决深入羣众和依靠羣众，从而得到羣众的信任，同他讲了知心話；同时，还坚持了深入調查研究和科学分析相結合的方法。

盜 賊 是 誰

——記蔣健華破獲一起盜竊案的經過——

魏 陶

广西僮族自治区永福县苏桥乡太平村生产队新入仓的稻谷，在1958年7月16日夜間，丢失了二千多斤。这件事引起了全队社員的憤怒。他們說，咱們忙碌了一个夏天，就給賊骨头白白的盜走了。一致要求赶快把盜賊捉住，把粮食追回来。可是，过了两天，盜賊还没捉住，粮食也还没追回来，社員們就怀疑是干部搞的鬼。他們說，仓库围墙上也没有打开洞，仓库钥匙在干部手里，不是干部盜走还有誰。因此，看到干部，就冷言冷語；干部分配他們下地干活，誰也不听；干部想召开个会議討論討論，通知下去了，没有一个到会的。干部們焦急万分，眼看稻谷的收割計劃无法完成了，紅苕也不能种下去。

18日下午，队干們集中在生产队长龙連恩家里，研究如何解决这个問題。正在这时，門外传来一陣輕快的脚步声。大家抬起头来，不約而同地喊了一声：

“老蔣！”

“你們好!”老蔣也摆手招呼着他們。

老蔣的名字，叫健華，是永福縣人民檢察院的檢察員。他經常到這一帶來辦案子或參加生產，這裡的幹部和羣眾，同他都很熟悉。今天他是在這附近辦案路過這裡，順便了解一下這裡的生產和治安情況。

“老蔣，你來得正好，……”生產隊長龍連恩把丟失稻穀和羣眾情緒向老蔣述說了一遍。然後，他又十分激動地說：“你看，社員竟懷疑到我們幹部頭上來了。”

“羣眾既有懷疑，你們就該檢查一下囉！”老蔣打趣地說。

“檢查一下倒沒有什麼不可，就是拿不出稻穀來賠上怎麼辦！”隊干們都苦笑着。

“你們沒有把盜賊捉到，羣眾懷疑你們是應該的，要解除羣眾懷疑，就必須捉到盜賊。”蔣健華鄭重其事地提出了意見。

“我們也是這樣看法，可該怎麼辦呢？”隊干異口同聲地說。

“第一步，還是把社員動員起來，繼續投入生產，不使收割和秋種受到影響。”

“問題是大家不願來開會。”龍連恩焦慮地說。

“就說老蔣有話同大家說，他們就會來了。”支部書記提出一個解決辦法。

隊干們分頭走出去通知開會，社員一聽說蔣檢察員來了，估計是解決稻穀被盜竊的事，都蜂擁到村頭的樹蔭下來了。

樹蔭下放着一張桌子，桌邊放着幾條長凳，蔣健華坐在長凳上。

“那是老蔣嗎？”一個羣眾指着蔣健華的背影說。

“對，是蔣檢察員，他來了，稻穀被盜的事一定能解決。”另一個羣眾說。

“大家靜一靜，請蔣檢察員跟我們講話。”龍連恩宣布以後，蔣健華站起來面向大家說：

“……兩千斤稻穀不是個小數字，每粒稻穀里都包藏着每